

32

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DEC 2 1954

T 2550 / 116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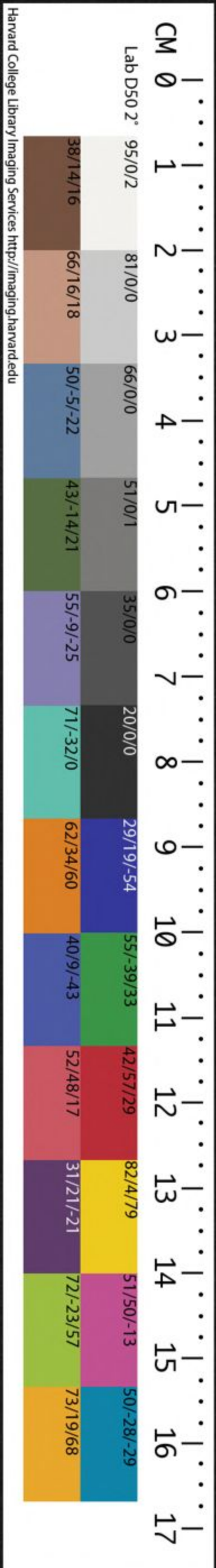
# 前漢書

三十二

蕭望之 子育咸申  
馮奉世 子野王

宣元六王  
淮陽王 楚孝王 東平思王 中山哀王 定陶共王 中山孝王

匡衡 張禹 孔光 馬宮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蕭望之傳第四十八 班固 漢書七十八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蕭望之字長倩東海蘭陵人也師古曰近代譜謀妄相託附乃云望之蕭何之後追

次昭穆流俗學者共祖述焉但鄭侯漢室宗臣功高位重子孫胤緒具詳表傳長倩鉅儒達學名節並隆傳鑒古今

能言其祖市朝未變年載非遙長老所傳耳目相接若其

實承何後史傳寧得弗詳漢書既不叙論後人焉所取信

不然之事矣徒杜陵家世以田為業至望之好學治齊詩事

同縣后倉且十年以令詣太常受業如淳曰令部國官有

若二千石奏上與許偕復事同學博士白奇師古曰常同

諸太常受業如弟子也復事同學博士白奇師古曰禮也京師諸儒稱

而音後又從夏侯勝問論語禮服師古曰禮也京師諸儒稱

述焉是時大將軍霍光秉政長史丙吉薦儒生王仲翁與

山子云洽疑治

望之等數人皆召見先是左將軍上官桀與蓋主謀殺光  
 光既誅桀等後出入自備吏民當見者露索去刀兵兩吏  
 挾持師古曰索搜也露形體望之獨不肯聽自引出問曰  
 不願見吏牽持匈匈光聞之告吏勿持望之既至前說光  
 曰將軍以功德輔幼主將以流大化致於洽平師古曰洽  
 通洽四方也 是以天下之士延頸企踵爭願自効以輔高明今  
 士見者皆先露索挾持恐非周公相成王躬吐握之禮致  
 白屋之意師古曰周公攝收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必  
 所居蓋於是光獨不除用望之而仲翁等皆補大將軍史  
 音合 三歲間仲翁至光祿大夫給事中望之以射策甲科為郎

師古曰射策者謂為難問疑義書之於策量其大小署為  
 甲乙之科列而置之不使彰顯有欲射者隨其所取得而  
 擇之以知優劣射之言投射也對策者顯問以署小苑東  
 政事經義令各對之而觀其文辭定高下也  
 門候師古曰署補署也門仲翁出入從倉頭廬兒師古曰  
 之給賤役者也下車趨門傳呼甚寵師古曰趨讀曰趨  
 解在貢禹傳也顧謂望之曰不肯錄錄反抱關為師古曰  
 聲而呼侍從者甚有尊寵也顧謂望之曰不肯錄錄反抱關為  
 循常也言望之不能隨例搜索以望之曰各從其志後數  
 年坐弟犯法不得宿衛免歸為郡吏及御史大夫魏相除  
 望之為屬察廉為大行治禮永時大將軍光薨子禹復為  
 大司馬元子山領尚書師古曰霍山去病之孫親屬皆宿  
 衛內侍地節三年夏京師雨雪望之因是上疏願賜清閒

而美傳四

卷之二

之宴口陳災異之意師古曰間宣帝自在民間聞望之名

曰此東海蕭生邪下少府宋畸問狀師古曰畸音居宜反無有所諱

望之對以為春秋昭公三年大雨雹是時季氏專權卒逐

昭公鄉使魯君察於天變宜亡此害師古曰鄉讀曰無今陛

下以聖德居位思政求賢堯舜之用心也然而善祥未臻

陰陽不和是大臣任政一姓擅執之所致也附枝大者賊

本心私家盛者公室危師古曰本心猶之本株也唯明主躬萬機選同

姓舉賢材以為腹心與參政謀令公卿大臣朝見奏事明

陳其職以考功能如是則庶事理公道立姦邪塞私權廢

矣對奏天子拜望之為謁者時上初即位思進賢良多上

書言便宜輒下望之問狀高者請丞相御史

師古曰望之以其人所言

之狀請於丞相御史或以奏聞即見超擢次者中二千石試事滿歲以狀聞師古

曰試令行其所言之事或以諸它職事試之下者報聞或罷歸田里所白處奏

皆可師古曰當主累遷諫大夫丞相司直歲中三遷官至

二千石其後霍氏竟謀反誅望之寢益任用師古曰寢漸也是時

選博士諫大夫通政事者補郡國守相以望之為平原太

守望之雅意在本朝遠為郡守內不自得乃上疏曰陛下

哀愍百姓恐德化之不究師古曰究竟也悉出諫官以補

郡吏所謂憂其末而忘其本者也朝無爭臣則不知過國

無達士則不聞善師古曰達士謂願陛下選明經術温故

知新通於幾微謀慮之士以為內臣與參政事諸侯聞之則知國家納諫憂政亡有闕遺若此不怠成康之道其庶幾乎師古曰周成康二王致太平也外郡不治豈足憂哉書聞徵入守少府宣帝察望之經明持重論議有餘材任宰相師古曰欲詳試其政事復以為左馮翊望之從少府出為左遷恐有不合意即移病師古曰移病謂移書言病一曰以病而移居上聞之使侍中成都侯金安上諭意曰所用皆更治民以考功師古曰更猶經也音工衡君前為平原太守日淺故復試之於三輔非有所聞也師古曰所聞謂聞其短失望之即視事是歲西羌反漢遣後將軍征之京兆尹張敞上書言國兵在外軍以夏發隴西以北安定

以西吏民並給轉輸田事頗廢素無餘積雖羌虜以破來春民食必乏窮<sub>辟</sub>之處買<sub>亡</sub>所得師古曰辟也縣官穀度不足以振之師古曰度音徒各反願令諸有辜非盜受財殺人及犯法不得赦者皆得以差入穀此八郡贖罪師古曰差次也八郡即隴西以北安定以務益致穀以豫備百姓之急事下有司望之與少府

李疆議以為民函陰陽之氣有仁義欲利之心師古曰函與含同也在教化之所助雖堯在上不能去民欲利之心而能令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堯桀之分在於義利而已道

民不可不慎也師古曰道讀曰導今欲令民量粟以贖罪如此則

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是貧富異刑而法不壹也人情貧窮  
父兄囚執聞出財得以生活為人子弟者將不顧死亡之  
患敗亂之行以赴財利求救親戚一人得生十人以喪如  
此伯夷之行壞公綽之名滅師古曰公綽魯大夫孟公綽也論語稱孔子曰若臧武仲  
之智公綽之不欲下莊子之勇冉求政教壹傾雖有周召  
之執文之以禮樂可以為成人矣  
之佐恐不能復師古曰召讀曰反古者臧於民不足則取有  
餘則予詩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師古曰小雅鴻鴈之詩也矜人可哀矜之人謂  
貧弱者也皇者惠澤下及哀矜之人以至鰥寡上惠下也又曰雨我公田遂及我  
私師古曰小雅大田之詩也言燕庶喜於特雨先潤私公田又及私田是則其心先公後私兩音干具反下急  
上也今有西邊之役民失作業雖戶賦口斂以贍其困乏

山子云陸梁地見始皇紀三十三年引

師古曰率戶而賦計口而斂也古之通義百姓莫以為非以死救生恐未  
可也師古曰子弟竭死以救父兄令其生也陛下布德施教教化既成堯舜  
亡以加也今議開利路以傷既成之化臣竊痛之於是天  
子復下其議兩府丞相御史以難問張敞敞曰少府左馮  
翊所言常人之所守耳昔先帝征四夷兵行三十餘年百  
姓猶不加賦而軍用給今羌虜一隅小夷跳梁於山谷間  
漢但令羣人出財減臯以誅之其名賢於煩擾良民橫興  
賦斂也師古曰橫音胡孟反又諸盜及殺人犯不道者百姓所疾苦  
也皆不得贖首匿見知縱所不當得為之屬議者或頗言  
其法可蠲除師古曰以其罪輕而法重故常欲除此科條今因此令贖其便明

甚何化之所亂甫刑之罰小過赦薄罪贖師古曰呂侯為

贖刑之法謂之呂刑後改有金選之品應劭曰選音刷金

為南侯故又稱甫刑也音刷是也字本作鈔鈔即錢也其重十一

之十三一曰重六兩呂刑曰墨辟疑赦其罰百鈔其罰六百疑赦其罰千錢是其品也所從來久矣

何賊之所生故備阜衣二十餘年服至朝皆著阜衣嘗聞

罪人贖矣未聞盜賊起也竊憐涼州被寇方秋饒時民尚

有飢乏病死於道路況至來春將大困乎不早慮所以振

救之策而引常經以難恐後為重責常人可與守經未可

與權也故幸得備列卿以輔兩府為職不敢不盡愚望之

疆復對曰先帝聖德賢良在位作憲垂法為無窮之規求

惟邊竟之不贍師古曰惟思也竟故金布令甲曰師古曰

今篇名也其上府庫金錢布帛之邊郡數被兵離飢寒

事因以篇名令甲者其篇甲乙之次邊郡數被兵離飢寒

師古曰天絕天年父子相失今天下共給其費師古曰同

自此以上固為軍旅卒暴之事也師古曰卒讀曰猝言此

令甲之文固為軍旅卒暴之事也令文專為軍旅猝暴而

設聞天漢四年常使死罪人入五十萬錢減死罪一等豪

疆吏民請奪假貸師古曰貸至為盜賊以贖罪其後姦邪

橫暴羣盜竝起師古曰橫至攻城邑殺郡守充滿山谷吏

不能禁明詔遣繡衣使者以興兵擊之師古曰軍誅者過

半然後衰止愚以為此使死罪贖之敗也故曰不便時丞

遂不施啟議望之為左馮翊三年京師稱之遷大鴻臚先

是烏孫昆彌翁歸靡因長羅侯常惠上書師古曰昆彌烏

歸靡其名也願以漢外孫元貴靡為嗣得復尚少主蘇林曰宗

結婚內附畔去匈奴詔下公卿議望之以為烏孫絕域信

其美言萬里結婚非長策也天子不聽神爵二年遣長羅

侯惠使送公主配元貴靡未出塞翁歸靡死其兄于狂王

背約自立惠從塞下上書願留少主敦煌郡惠至烏孫責

以負約因立元貴靡還迎少主詔下公卿議望之復以為

不可烏孫持兩端上堅約其效可見前少主在烏孫四十

餘拜恩愛不親密邊境未以安此已事之驗也今少主以

元貴靡不得立而還信無負於四夷此中國之大福也少

主不止繇役將興其原起此天子從其議徵少主還後烏

孫雖分國兩立以元貴靡為大昆彌漢遂不復與結婚三

年代丙吉為御史大夫五鳳中匈奴大亂議者多曰匈奴

為害日久可因其壞亂舉兵滅之詔遣中朝大司馬車騎

將軍韓增諸吏富平侯張延壽光祿勳楊惲大僕戴長樂

問望之計策望之對曰春秋晉士句帥師侵齊聞齊侯卒

引師而還君子大其不伐喪師古曰士句晉大夫范宣子

疾環卒晉士句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還者何善辭也大其不伐喪也以為恩足以服孝

子誼足以動諸侯前單于慕化鄉善稱弟蘇林曰弟順也



音梯嚮弟遣使請求和親海內欣然夷狄莫不聞未終奉約不幸為賊臣所殺今而伐之是乘亂而幸災也彼必奔走遠遁不以義動兵恐勞而無功宜遣使者弔問輔其微弱救其災患四夷聞之咸貴中國之仁義如遂蒙恩得復其位必稱臣服從此德之盛也上從其議後竟遣兵護輔呼韓邪單于定其國是時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奏設常平倉上善之望之非壽昌師古曰此望之不知權道丞相丙吉年老上重焉望之又奏言百姓或乏困盜賊未止二千石多材下不任職三公非其人則三光為之不明今首歲日月火光師古曰首歲歲正月初首謂正月也咎在臣等上以望之意輕丞相師古曰言三公非其人又云咎

在臣等是其意致丞相乃下侍中建章衛尉金安上光祿勳楊惲御

史中丞王忠并詰問望之師古曰三人同共問之望之免冠置對天

子繇是不說師古曰繇讀與悅後丞相司直繇延壽師古曰繇音婆

奏侍中謁者良使承制詔望之望之再拜已良與望之言

望之不起因故下手蘇林曰伏也而謂御史曰良禮不備故

事丞相病明日御史大夫輒問病朝奏事會庭中差居丞

相後丞相謝大夫少進揖今丞相數病望之不問病會庭

中與丞相鈞禮師古曰不為時議事不合意望之曰疾年

寧能父我邪服虔曰寧能與父同郭仲為曰言侯年雖為寧能為我父取足敬也此直謂其安能為我父輕老詞御史有不得覆望之

多使守史自給車馬之杜陵護視家事如淳曰漢儀注御史大夫史負四十

五人皆六百石其十五人給事殿中其餘三十人留守治

少史冠法冠為妻先引蘇林曰少史曹史之下者又使賣

買私所附益凡十萬三千師古曰使其史為望之家有所

潤望也案望之大臣通經術居九卿之右本朝所仰師古曰

至不奉法自修踞慢不遜攘師古曰攘受所監減二百五

十以上師古曰二百五十以上者當時律令坐罪請逮捕

繫治上於是策望之曰有司奏君責使者禮遇丞相亡禮

廉聲不聞敖慢不遜師古曰敖讀曰傲亡以扶政帥先百僚君不

深思陷于茲穢朕不忍致君于理使光祿勳惲策詔左遷

君為太子太傅授印其上故印使者師古曰使者即謂揚

而望之以大便道之官君其秉道明孝正直是與帥意亡

夫印上於惲師古曰惲古惲字望之既左遷而黃霸代為

詔靡有後言師古曰詔謂自中理望之既左遷而黃霸代為

御史大夫數月間丙吉薨霸為丞相霸薨于定國復代焉

望之遂見廢不得相為太傅以論語禮服授皇太子初匈奴

奴呼韓邪單于來朝詔公卿議其儀丞相霸御史大夫定

國議曰聖王之制施德行禮先京師而後諸夏先諸夏而

後夷狄詩云率禮不越遂視既發相土烈烈海外有雀師古

曰商頌長發之詩也率循也遂徧也既盡也發行也相土

契之孫也烈烈威也儀齊也言殷宗受命為諸侯能修禮

度無有所踰越也徧省視之教令盡行而陛下聖德充塞

天地師古曰充實光被四表師古曰四海之外匈奴單于鄉風

也塞滿也

光被四表師古曰四海之外

匈奴單于鄉風

匈奴單于鄉風

慕化奉珍朝賀師古曰細自古未之有也其禮儀宜如諸

侯王位次在下望之以為單于非正朔所加故稱敵國宜

待以不臣之禮位在諸侯王上外夷稽首稱藩中國讓而

不臣此則羈縻之誼謙亨之福也師古曰易謙卦之辭曰

地道卑而上行言謙之為德書曰戎狄荒服師古曰言其

來服荒常如使匈奴後嗣卒有烏鼠鼠伏屬於朝享不

為畔臣師古曰卒終也本以客禮信讓行乎蠻貉福祚流

于亡窮萬世之長策也天子采之下詔曰蓋聞五帝三王

教化所不及以政今匈奴單于稱北蕃朝正朔朕之

不逮德不能弘覆其以客禮待之令單于位在諸侯王上

替謁稱臣而不名及宣帝寢疾選大臣可屬者師古曰屬

引外屬侍中樂陵侯史高太子太傅望之少傅周堪至禁

中拜高為大司馬車騎將軍望之為前將軍光祿勳堪為

光祿大夫皆受遺詔輔政領尚書事宣帝崩太子襲尊號

是為孝元帝望之堪本以師傅見尊重上即位數宴見言

治亂陳王事望之選白宗室明經達學散騎諫大夫劉更

生給事中與侍中金敞竝拾遺左右四人同心謀議勸道

上以古制師古曰道多所欲匡正上甚鄉納之師古曰鄉

信嚮之而初宣帝不甚從儒術任用法律而中書官用

事中書令弘恭石顯久典樞機明習文法亦與車騎將軍

高為表裏論議常獨持故事不從望之等恭顯又時傾仄

見詔文穎曰恭顯心不自安也師古曰文說非也言其望不能持正故議論大事見詔於天子也古側字望

之以為中書政本宜以賢明之選自武帝游宴後庭故用

宦者非國舊制又違古不近刑人之義師古曰禮曰刑人不在君側也白

欲更置士人繇是大與高恭顯忤師古曰繇讀與由同忤謂相違逆也上初

即位謙讓重改作師古曰重難也未欲議久不定出劉更更置士人於中書也

生為宗正望之堪數薦名儒茂材以備諫官會稽鄭朋陰

欲附望之上疏言車騎將軍高遣客為姦利郡國及言許

史子弟罪過章視周堪師古曰視讀曰示以堪也堪白令朋待

詔金馬門朋奏記望之曰將軍體周召之德秉公綽之質

有卞莊之威師古曰周謂周公旦召謂召公奭公綽孟公綽也廉正寡欲卞莊子魯卞邑大夫蓋勇士

也師古曰至乎耳順之年師古曰論語稱孔順履折衝之位號

至將軍誠士之高致也竊穴黎庶莫不懽喜咸曰將軍其

人也師古曰誠得其人也今將軍規撫云若管晏而休遂行日

成至周召乃留乎師古曰問望之立意當趣如管晏而止為欲快廓其道日是不食追周邵之蹟

然後已乎撫讀若管晏而休則下走將歸延陵之臯應劭曰換其字從木

走僕也張晏曰吳公子禮食邑延陵薄吳王之行奔國而耕於皋澤則云望之所為若但如管晏則不處漢朝將歸

會稽尋延陵之車隱耕皋澤之中也修農圃之疇師古曰師古曰下走者自謙言趨走之役也

疇畜雞種黍竅見二子沒齒而已矣師古曰論語云子路

荷篠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朋之所云

蓋謂此也。跌，古侯字也。侯，待也。沒，如將軍昭然度行積思。

塞邪枉之險，蹊宣中庸之常政。師古曰：度行，度越常檢而為高行也。蹊，徑謂道也。音

興周召之遺業，親日仄之兼聽，則下走其庶幾，願竭區

區底厲鋒鏑。師古曰：鋒，刃端也。鏑，刃旁也。音五各反。奉萬分之一望之見納

朋接待以意。師古曰：與之相見，納用其說也。朋數稱述望之，短車騎將軍

與大司農史李宮俱待詔，堪獨白宮為黃門郎，朋楚士怨

恨。張晏曰：朋，會稽人。會稽并屬楚。蘇林曰：楚人脆急也。更求入許史，推所言許史事

曰：皆周堪劉更生教我，我關東人何以知此？於是侍中許

章白見朋，朋出揚言曰：我見言前將軍小過五大罪，一中

書令在旁，知我言狀。望之聞之，以問弘。恭、石顯、恭、恐望

之自訟，下於它吏，即挾朋及待詔華龍。師古曰：華，音胡化反。龍者，宣

帝時與張子矯等待詔。師古曰：矯，音巨。或作僑。以行汙濊，不進。師

曰：濊與機同。欲入堪等，堪等不納，故與朋相結。恭顯令二人告

望之等，謀欲罷車騎將軍，疏退許史，狀候望之出休日，令

朋龍上之事，下弘恭問狀。望之對曰：外戚在位，多奢淫，欲

以匡正國家，非為邪也。恭顯奏望之堪更生朋黨相稱舉，

數譖訴大臣，毀離親戚，欲以專擅權勢為臣不忠，誣上不

道，請謁者召致廷尉。時上初即位，不省謁者，召致廷尉為

下獄也。可其奏，後上召堪更生，曰：繫獄上大驚，曰：非但廷

下獄也。可其奏，後上召堪更生，曰：繫獄上大驚，曰：非但廷

下獄也。可其奏，後上召堪更生，曰：繫獄上大驚，曰：非但廷

下獄也。可其奏，後上召堪更生，曰：繫獄上大驚，曰：非但廷

下獄也。可其奏，後上召堪更生，曰：繫獄上大驚，曰：非但廷

下獄也。可其奏，後上召堪更生，曰：繫獄上大驚，曰：非但廷

尉問邪以責恭顯皆叩頭謝上曰令出視事恭顯因使高

言上新即位未以德化聞於天下而先驗師傅既下九卿

大夫獄宜因決免於是制詔丞相御史前將軍望之傳朕

八年亡它罪過今事久遠識忘難明師古曰言不能盡記有遺忘者故難明

其赦望之罪收前將軍光祿勳印綬及堪更生皆免為庶

人而朋為黃門郎後數月制詔御史國之將興尊師而重

傳故前將軍望之傳朕八年道以經術厥功茂焉師古曰道讀曰

尊茂美也其賜望之爵關內侯食邑六百戶給事中朝朔望坐

次將軍天子方倚欲以為丞相師古曰侍音於綺反會望之子散騎

中郎伋上書訟望之前事師古曰伋音級事下有司復奏望之前

所坐明白無譖訴者師古曰言望之自有罪非人譖譖而訴之也而教子上書

稱引亡辜之詩夫大臣體不敬請逮捕弘恭石顯等知望

之素高節不詘辱建白望之師古曰建立此議而白之於天子前為將軍

輔政欲排退許史專權擅朝幸得不坐復賜爵邑與聞政

事師古曰與讀曰豫不悔過服罪深懷怨望教子上書歸非於上

師古曰言歸惡於天子也自以託師傅懷終不坐師古曰言持舊恩自謂終無罪坐懷此心

非頗誦望之於牢獄塞其怏怏心則聖朝亡以施恩厚履

師古曰言歸也上曰蕭太傅素剛安肯就吏顯等曰人命至重望之

所坐語言薄罪必亡所憂上乃可其奏顯等封以行謁者

敕令召望之手付因令太常急發執金吾車騎馳圍其第

使者至召望之望之欲自殺其夫人止之以為非天子意望之以問門下生朱雲雲者好節士勸望之自殺於是望之叩天歎曰師古曰叩讀曰仰吾嘗備位將相年踰六十矣老入牢獄苟求生活不亦鄙乎字謂雲曰游師古曰朱雲趣和藥來無久留我死師古曰趣讀曰促竟飲鴆自殺天子聞之驚拊手曰曩固疑其不就牢獄果然殺吾賢傳是時太官方上晝食上乃卻食為之涕泣哀慟左右師古曰慟動也於是召顯等責問以議不詳師古曰詳審也皆免冠謝良久然後已望之有罪死有司請絕其爵邑有詔加恩長子伋嗣為關內侯天子追念望之不忘每歲時遣使者祠祭望之家終元帝世望

之八子至大官者育咸由

育字次君少以父任為太子庶子元帝即位為郎病免後

為御史大將軍王鳳以育名父子著材能除為功曹遷謁

者使匈奴副校尉師古曰時令校尉為使於匈奴後為茂

陵令會課育第六師古曰如今而漆令郭舜殿見責問師古

居下也師古曰育負最育為之請扶風怒曰君課第六裁

自脫師古曰脫免何暇欲為左右言師古曰左右者言與

人也師古曰脫免及罷出傳召茂陵令詣後曹師古曰後曹皆後曹當以職事

對師古曰對言故欲以職事責之育徑出曹書佐隨奉育育案佩刀

曰蕭育杜陵男子何詣曹也師古曰自言欲免官而去但

召我請遂趨出欲去官明旦詔召入拜為司隸校尉育過  
扶風府門官屬掾史數百人拜謁車下後坐失大將軍指  
免官復為中郎將使匈奴歷冀州青州兩部刺史長水校  
尉泰山太守入守大鴻臚以鄆名賊梁子政阻山為害久  
不伏辜師古曰名賊者自顯其名無所避匿言其強也育為右扶風數月盡誅子  
政等坐與定陵侯淳于長厚善免官哀帝時南郡江中多  
盜賊拜育為南郡太守上以育耆舊名臣乃以三公使車  
載育入殿中受策孟康曰使車三公奉使之車若安車也曰南郡盜賊羣輩  
為害朕甚憂之以太守威信素著故委南郡太守之官其  
於為民除害安元元而已亡拘於小文加賜黃金二十斤

育至南郡盜賊靜病去官起家復為光祿大夫執金吾  
壽終於官育為人嚴猛尚威居官數免稀遷少與陳咸朱  
博為友著聞當世往者有王陽貢公故長安語曰蕭朱結  
綬王貢彈冠言其相薦達也始育與陳咸俱以公卿子顯  
名咸最先進年十八為左曹二十餘御史中丞時朱博尚  
為杜陵亭長為咸有所攀接入王氏師古曰援也音爰後遂並歷  
刺史郡守相及為九卿而博先至將軍上卿歷位多於咸  
育遂至丞相育與博後有隙不能終故世以交為難  
咸字仲為丞相史舉茂材好時令遷淮陽泗水內史張掖  
弘農河東太守所居有迹數增秩賜金後免官復為越騎

前  
卷之  
五



校尉護軍都尉中郎將使匈奴至大司農終官

由字子驕為丞相西曹衛將軍掾遷謁者使匈奴副校尉

後舉賢良為定陶令遷太原都尉安定太守治郡有聲多

稱薦者初哀帝為定陶王時由為定陶令失王指頃之制

書免由為庶人哀帝崩為復土校尉京輔左輔都尉遷江

夏太守平江賊成重等有功增秩為陳留太守元始中作

明堂辟雍大朝諸侯徵由為大鴻臚會病不及賓贊師古曰贊

導九賓還歸故官病免復為中散大夫終官家至吏二千

石者六七十人

贊曰蕭望之歷位將相藉師傅之恩可謂親昵亡間師古曰間

無不然二字

際及至謀泄際開讒邪構之卒為便嬖宦豎所圖師古曰圖謀也

哀哉不然望之堂堂折而不撓師古曰撓曲也音女教反身為儒宗有輔

佐之能近古社稷臣也

蕭望之傳第四十八

無不悉也

卷之四

漢書

七十九

漢書卷七十九

馮奉世傳第四十九  
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馮奉世傳第四十九

漢書七十九

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馮奉世字子明上黨潞人也師古曰潞音路徙杜陵其先馮亭為

韓上黨守秦攻上黨絕太行道師古曰太行山名險道韓

不能守馮亭乃入上黨城守於趙師古曰據守上趙封馮

亭為華陽君與趙將拈距秦師古曰拈音趙奢之子也戰死於長平

宗族繇是分散師古曰繇與由同或留潞或在趙在趙者為官帥

將師古曰帥音所類反官帥將子為代相及秦滅六國而

馮亭之後馮毋擇馮去疾馮劫皆為秦將相焉漢興文帝

時馮唐顯名即代相子也至武帝末奉世以良家子選為

前漢書卷七十九

馮奉世

七十九

郎昭帝時以功次補武安長失官年三十餘矣乃學春秋  
涉大義讀兵法明習前將軍韓增奏以為軍司空令本始  
中從軍擊匈奴軍罷復為郎先是時漢數出使西域多辱  
命不稱或貪汗為外國所苦師古曰苦謂因辱之是時烏孫大有擊  
匈奴之功而西域諸國新輯師古曰輯與集同集和也漢方善遇欲以  
安之選可使外國者前將軍增舉奉世以衛侯使持節送  
大宛諸國客至伊修城師古曰伊修城在鄯善國都尉宋  
將言莎車與旁國共攻殺漢所置莎車王萬年師古曰莎車國名萬年其王名也并殺漢使者奚充國時匈奴又發兵攻車師  
城不能下而去莎車遣使揚言北道諸國已屬匈奴矣於

是攻劫南道與歆盟畔漢從鄯善以西皆絕不通師古曰鄯音善

都護鄭吉校尉司馬意皆在北道諸國間奉世與其副嚴

昌計以為不亟擊之則莎車日疆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其執難制

必危西域遂以節諭告諸國王因發其兵南北道合萬五

千人進擊莎車攻拔其城莎車王自殺傳其首詣長安諸

國悉平威振西域奉世乃罷兵以聞宣帝召見韓增曰賀

將軍所舉得其人奉世遂西至大宛大宛聞其斬莎車王

敬之異於它使得其名馬象龍而還師古曰言馬形似龍者上甚說

師古曰說音讀悅下議封奉世師古曰下其事令議之丞相將軍皆曰春秋

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則顯之可也師古曰顯與專同奉

世功效尤著宜加爵土之賞少府蕭望之獨以奉世奉使

有指師古曰日本為而擅矯制違命發諸國兵雖有功效不

可以為後法即封奉世開後奉使者利以奉世為比師古

音必爭逐發兵要功萬里之外師古曰為國家生事於夷

狄漸不可長奉世不宜受封上善望之議以奉世為光祿

大夫水衡都尉元帝即位為執金吾上郡屬國歸義降胡

萬餘人反去初昭帝末西河屬國胡伊酋若王亦將眾數

千人畔師古曰酋音才由反奉世輒持節將兵追擊師古曰言西河

加諸吏之號數歲為光祿勳永光二年秋隴西羌多姐旁

種反師古曰多音所廉反又音先廉反姐音紫今西羌尚有此姓而多音先冉反詔召丞相

玄成御史大夫鄭弘大司馬車騎將軍王接左將軍許嘉

右將軍奉世入議是特歲比不登師古曰比類也登成也京師穀石

二百餘師古曰一石直二百餘錢也下皆類此邊郡四百關東五百四方飢

饑朝廷方以為憂而遭羌變玄成等漠然莫有對者師古

音莫奉世曰羌虜近在竟內背畔師古曰竟讀曰境不以特誅

亡以威制遠蠻臣願帥師討之上問用兵之數對曰臣聞

善用兵者役不再興糧不三載故師不久暴而天誅亟決

傷再三發師古曰暴露也亟往者數不料敵量也音軻而師至於折

傷再三發如淳曰斬推也淮南子曰則曠日煩費威武

虧矣今反虜無慮三萬人師古曰無慮舉凡之言也無小思慮而大計也法當倍

用六萬人然羌戎弓矛之兵耳器不犀利如淳曰今俗刀兵利為犀晉灼

曰犀堅也師古曰晉說是可用四萬人一月足以決丞相御史兩將軍

皆以為民方收斂時未可多發萬人屯守之且足奉世曰

不可天下被飢饉士馬羸耗師古曰耗減也音呼到反守戰之備久廢

不簡師古曰簡謂選擇夷狄皆有輕邊吏之心而羌首難師古曰言創首

為寇難也今以萬人分屯數處虜見兵少必不畏懼戰則控兵

病師守則百姓不救如此怯弱之形見羌人乘利諸種並

和師古曰和應也音胡臥反相扇而起臣恐中國之後不得止於四萬

非財幣所能解也故少發師而曠日師古曰曠空也空與費其日而無功也

一舉而疾決利害相萬也師古曰相比也固爭之不能得有

詔益二千人於是遣奉世將萬二千人騎以將屯為名師古

曰上云領兵屯不言討賊典屬國任立護軍都尉韓昌為偏裨到隴

西分屯三處典屬國為右軍屯白石護軍都尉為前軍屯

臨洮奉世為中軍屯首陽西極上如淳曰西極山名也前軍到降同

阪師古曰阪平阪也降同音阪名也阪音府反降音下江反先遣校尉在前與

羌爭地利又別遣校尉救民於廣陽谷羌虜盛多皆為所

破殺兩校尉奉世具上地形部眾多少之計願益三萬六

千人乃足以決事書奏天子大為發兵六萬餘人拜太常

弋陽侯任千秋為奮武將軍以助焉奉世上言願得其眾

不須復煩大將，因陳轉輸之費。上於是以璽書勞奉世且

讓之。師古曰讓責也。責其不須大將也。曰：皇帝問將兵右將軍。師古曰官為

兵在外故謂之將兵右將軍也。甚苦暴露，羌虜侵邊境，殺吏民，甚逆天道。

故遣將軍帥士大夫行天誅，以將軍材質之美，奮精兵誅

不軌，百下白金之道也。今乃有畔敵之名。如淳曰不敵當

也。大為中國羞，以昔不閑習之故邪？師古曰言未嘗當

恩厚未洽，信約不明也。師古曰言將軍恩惠未洽於士卒

朕甚怪之。上書言：羌虜依深山多徑道，不得不多分部遮

要害，須得後發營士足以決事，部署已定，執不可復置。大

將聞之前為將軍兵少不足自守，故發近所騎，日夜詰師古

曰近所隨近之處也。日夜言兼行不休息也。詰詰軍所助其守。今發三輔

河東弘農越騎，射飲飛，穀者羽林孤兒，及呼速索等種。

劉德曰：呼音辱，羌別種也。穀者謂能張弩者。方急遣，師古

也。穀音工豆反，象音力追反，呼音乃穀反。且兵凶器也，必有成敗者，患策不豫，定料敵不審

也。故復遣奮武將軍，兵法曰：大將軍出必有偏裨，所以揚

威武，參計策。將軍又何疑焉？夫愛吏士得衆心，舉而無悔

禽敵必全。將軍之識也。若乃轉輸之費，則有司存。將軍勿

憂須奮武將軍兵到合擊羌虜。師古曰：十月兵畢至隴西

十一月並進，羌虜大破，斬首數千級，餘皆走出塞。兵未決

間，漢復發募士萬人，拜定襄太守韓安國為建威將軍。師古

曰自別有此安國未進聞羌破還上曰羌虜破散創艾亡

逃出塞師古曰創艾謂懲懼也其罷吏士頗留屯田備要

害處明年二月奉世還京師更為左將軍光祿勳如故其

後錄功拜爵下詔曰羌虜桀黠賊害吏民攻隴西府寺燔

燒置亭師古曰置謂置驛之所也絕道橋甚逆天道左將軍光祿勳奉

世前將兵征討斬捕首虜八千餘級鹵馬牛羊以萬數賜

奉世爵關內侯食邑五百戶黃金六十斤裨將校尉三十

餘人皆拜後歲餘奉世病卒居爪牙官前後十年為折衝

宿將功名次趙充國奮武將軍任千秋者其父宮昭帝時

以丞相徵事捕斬反者左將軍上官桀封侯宣帝時為太

常薨千秋嗣後復為太常成帝時樂昌侯王商代奉世為

左將軍而千秋為右將軍後亦為左將軍子孫傳國至王

莽乃絕云奉世死後二年西域都護甘延壽以誅鄯支單

于封為列侯時丞相匡衡亦用延壽矯制生事據蕭望之

前議以為不當封而議者咸美其功上從眾而侯之於是

杜欽上疏追訟奉世前功曰前漢車王殺漢使者約諸國

背畔師古曰約謂左將軍奉世以衛侯便宜發兵誅莎車

王策定城郭功施邊境師古曰城郭者謂西域諸國為城郭而居者議者以奉

世奉使有稽春秋之義亡遂事漢家之法有矯制師古曰

者謂臨時制且前事不可必遂也漢家之法擅矯詔命雖有功勞不加賞也故不得侯今匈奴

前漢傳四十九

字云所謂知者不惑也引  
山字云節趨節奏也首子致佳四面引

鄧文單于殺漢使者亡保康居都護延壽發城郭兵屯田  
吏士四萬餘人以誅斬之封為列侯臣愚以為此罪則鄧  
支薄量敵則亦重衆用師則奉世寡計勝則奉世為功於  
邊境安慮敗則延壽為禍於國家深其違命而擅生事同  
延壽割地封而奉世獨不錄臣聞功同賞異則勞臣疑罪  
鈞刑殊則百姓惑疑生無常惑生不知所從亡常則節趨  
不立師古曰趨讀曰不知所從則百姓無所措手足師古曰  
置也音奉世圖難忘死信命殊俗師古曰圖難謀除威功  
故反白著為世使表師古曰白著謂獨抑厭而不揚師古曰厭  
非聖主所以塞疑厲節之意也願下有司議上以先帝時

事不復錄奉世有子男九人女四人長女媛以選充後宮

為元帝昭儀產中山孝王元帝崩後為中山太后隨王就

國奉世長子譚太常舉孝廉為郎功次補天水司馬如淳曰漢

注邊郡置都尉及十人司馬皆不治民也奉世擊西羌譚為校尉隨父從軍有

功未拜病死譚弟野王遂立參至大官師古曰遂音千旬反

野王字君卿受業博士通詩少以父任為太子中庶子年

十八上書願試守長安令宣帝奇其志問丞相魏相相以

為不可許後以功次補當陽長遷為櫟陽令徙夏陽令元

帝時遷隴西太守以治行高入為左馮翊歲餘而池陽令

竝素行貪汙輕野王外戚年少治行不改野王部督郵掾



殺趙都師古曰都殺相人而為塚也殺音案驗得其主

守盜十金罪收捕竝不首吏師古曰不首吏謂不伏從收捕也都格殺竝

蒙上書陳寃事下廷尉都請吏自殺以明野王京師稱其

威信遷為大鴻臚數年御史大夫李延壽病卒在位多舉

野王上使尚書選第中二千石師古曰定其高下之差也而野王行能

第一上曰吾用野王為三公後世必謂我私後宮親屬以

野王為比師古曰比例也音必寐反乃下詔曰剛疆堅固確然亡欲大

鴻臚野王是也心辨善辭可使四方少府五鹿充宗是也

廉潔節儉太子少傅張譚是也其以少傅為御史大夫上

繇下第而用譚師古曰繇與由同越次避嫌不用野王以昭儀兄

山子云盧讀為據

故也野王乃歎曰人皆以女寵貴我兄弟獨以賤野王雖

不為三公甚見器重有名當世成帝立有司奏野王王舅

不宜備九卿以秩出為上郡太守如淳曰以鴻臚秩為太守加賜黃金

百斤朔方刺史蕭育奏封事薦言野王行能高妙內足與

圖身外足以慮化師古曰圖慮思也竊惜野王懷國之寶而不得

陪朝廷與朝者竝野王前以王舅出以賢復入明國家樂

進賢也上自為太子時聞知野王會其病免復以故二千

石使行河隄因拜為琅邪太守是時成帝長舅陽平侯王

鳳為大司馬大將軍輔政八九年矣時數有災異京兆尹

王章譏鳳顯權不可任用薦野王代鳳上初納其言而後

誅章語在元后傳於是野王懼不自安遂病滿三月賜告

與妻子歸社陵就醫藥大將軍鳳御史中丞劾奏野王

歸家奉詔不敬杜欽時在大將軍莫府欽素高野王父子

行能奏記於鳳為野王言曰竊見令曰吏二千石告過長

安謁如淳曰謁者自白得告也律吏二千石以上不分別

予賜如淳曰謁者自白得告也律吏二千石以上不分別

一律兩科失省刑之意師古曰省減也音所領反夫三最予告令也師古曰

則不得失輕重之差又二千石病賜告得歸有故事得去

郡亡著令如淳曰律施行無不得去郡之文也傳曰賞疑從予所以廣恩勸

功也師古曰疑當賞不當賞則與之疑厚薄則從厚賞疑從去所以慎刑闕難知

也師古曰疑當罰不當罰則赦之疑輕重則從輕今釋令與故事而假不敬之法

守千里之地任兵馬之重不宜去郡將以制刑為後法者

則野王之罪在未制令前也刑賞大信不可不慎鳳不聽

竟免野王郡國二千石病賜告不得歸家自此始初野王

嗣父爵為關內侯免歸數年年老終于家子座嗣爵師古曰座

音才至孫坐中山太后事絕遂字子產通易太常察孝廉

為郎補謁者建昭中選為復土校尉光祿勳于永舉茂材

行集傳四

馬

七

為美陽令功次遷長樂屯衛司馬清河都尉隴西太守治  
行廉平年四十餘卒為都尉時言河隄方略在溝洫志立  
字聖卿通春秋以父任為郎稍遷諸曹竟寧中以王舅出  
為五原屬國都尉數年遷五原太守徙西河上郡立居職  
公廉治行略與野王相似而多知有恩貸師古曰貸好為  
條教吏民嘉美野王立相代為太守歌之曰大馮君小馮  
君兄弟繼踵相因循聰明賢知惠吏民政如魯衛德化鈞  
周公康叔猶二君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魯衛之政兄弟  
相後遷為東海太守下溼病痺師古曰東海土地下溼故  
天子聞之徙立為太原太守更歷五郡師古曰更所居有

迹年老卒官參字叔平學通尚書少為黃門郎給事中宿  
衛十餘年參為人矜嚴好修容儀進退恂恂甚可觀也師古  
曰恂恂謹信參昭儀少弟行又敕備以嚴見憚終不得親  
近侍帷幄竟寧中以王舅出補涓陵食官令如淳曰給陵  
以數病徙為寢中郎師古曰亦涓陵之寢郎也有詔勿事張晏曰不與  
之師古曰雖居陽朔中中山王來朝參擢為上河農都尉  
其官不親職也病免官復為涓陵寢中郎永始中起  
遷代郡太守以邊郡道遠徙為安定太守數歲病免復為  
諫大夫使領護左馮翊都水綏和中立定陶王為皇太子  
以中山王見廢師古曰見廢謂故封王舅參為宜鄉侯以

行美事旦

為長上

慰王意參之國上書願至中山見王太后行未到而王薨  
 王病時上奏願貶參爵以關內侯食邑留長安上憐之下  
 詔曰中山孝王短命早薨願以舅宜鄉侯參為關內侯歸  
 家朕甚憐之其還參京師以列侯奉朝請五侯皆敬憚之  
師古曰王承相程方進亦甚重焉數謂參物禁太甚師古曰言  
氏五侯也  
萬物之禁在於太甚人君侯以王舅見廢不得在公卿位  
道亦當隨時不宜獨異  
 今五侯至尊貴也與之竝列宜少誦節卑體視有所宗師古  
曰視讀曰示宗尊也而君侯盛修容貌以威嚴加之此非所以下五  
 侯而自益者也師古曰下音胡亞反參性好禮儀終不改其恒操頃  
 之哀帝即位帝祖母傅太后用事追怨參姊中山太后陷

以祝詛大逆之罪語在外戚傳參以同產當相坐謁者承  
 制召參詣廷尉參自殺且死仰天嘆曰參父子兄弟皆備  
 大位身至封侯今被惡名而死姊弟不敢自惜傷無以見  
 先人於地下死者十七人衆莫不憐之宗族徙歸故郡  
 贊曰詩稱抑抑威儀惟德之隅師古曰大雅抑之詩也抑  
之德審於威儀則其持心有廉隅宜鄉侯參鞠躬履方擇地而行師古曰  
敬兒履方踐方直之可謂淑人君子然卒死於非罪不能  
 自免師古曰卒終也哀哉讒邪交亂貞良被害自古而然故伯奇  
 放流師古曰說苑云王國子前母子伯奇後母子伯封兄  
弟相重後母欲令其子立為太子乃譖伯奇而王信  
伯奇也孟子官刑張曼曰寺人孟子賢者被讒見官刑作巷伯之詩也申生雉經師古

曰國語云晉獻公黜太子申生乃雉經于  
新城之廟蓋為僂頸閉氣而死若雉之為  
屈原赴湘師古  
辭漁父之篇云屈原曰寧小弁之詩作離騷之辭興師古  
赴湘流葬於江魚腹中也師古  
弁小雅篇名也太子之傳作馬刺幽王信譏黜申后而放  
太子宜白也離騷經屈原所作也師古  
音盤 經曰心之憂矣涕既隕之師古  
第亦云悲矣師古

馮奉世傳第四十九  
馮奉世傳云及中丞奉世種仲馮曰時東祭則呼馮累單于所將五萬眾不降者也  
囑者凶奴傳云及中丞奉世種仲馮曰時東祭則呼馮累單于所將五萬眾不降者也

宣元六王傳第五十一  
漢書八十

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孝宣皇帝五男許皇后生孝元帝張婕妤生淮陽憲王欽

衛婕妤生楚孝王嘽師古曰公孫婕妤生東平思王宇戎

婕妤生中山哀王竟

淮陽憲王欽元康三年立母張婕妤有寵於宣帝霍皇后

廢後上欲立張婕妤為后久之懲艾霍氏欲害皇太子師古

為后師古令母養太子后無寵希御見唯張婕妤最幸而憲王

壯大好經書法律聰達有材帝甚愛之太子寬仁喜儒術

壯大好經書法律聰達有材帝甚愛之太子寬仁喜儒術

壯大好經書法律聰達有材帝甚愛之太子寬仁喜儒術

師古曰喜好也音許吏反上數嗟歎憲王曰真我子也常有意欲立張

捷仔與憲王然用太子起於細微上少依倚許氏師古曰

起及即位而許后以殺死太子蚤失母故弗忍也師古曰

也久之上以故丞相韋賢子玄成陽狂讓侯兄經明行高

稱於朝廷乃召拜玄成為淮陽中尉欲感諭憲王輔以推

讓之臣由是太子遂安宣帝崩元帝即位乃遣憲王之國

時張捷仔已卒憲王有外祖母舅張博兄弟三人歲至淮

陽見親師古曰憲王外祖母隨王在輒受王賜後王上書

請徙外家張氏於國博上書願留守墳墓獨不徙王恨之

後博至淮陽王賜之少博言負責數百萬師古曰責謂假

考也責音則解反願王為償王不許博辭去令弟光恐王云王遇

大人益解師古曰恐謂怖動也大人博欲上書為大人乞

骸骨去王延遣人持黃金五十斤送博博喜還書謝師古

書報為諂語盛稱譽王因言當今朝廷無賢臣灾變數見

足為寒心萬姓咸歸望於大人王奈何恬然師古曰恬

也恬音不求入朝見輔助主上乎使弟光數說王宜聽博

計令於京師說用事貴人為王求朝王不納其言後光欲

至長安辭王復言願盡力與博共為王求朝王即日至長

安可因平陽侯光得王欲求朝語馳使人語博博知王意

動復遺王書曰博幸得肺附師古曰自云於王有親也數進愚策未見

省察北游燕趙欲循行郡國求幽隱之士聞齊有駟先生者善為司馬兵法大將之材也博得謁見承間進問五帝

三王究竟要道卓爾非世俗之所知師古曰卓爾高遠兒

以要道知其高遠也今邊境不安天下騷動微此人其莫能安也師古曰

曰微也又聞北海之瀕有賢人焉師古曰瀕涯也音頻又音濱累世不可

逮然難致也師古曰逮及也言其材知不可得也得此二人而

薦之功亦不細矣博願馳西以此赴助漢急無財幣以通

顯之趙王使謁者持牛酒黃金三十斤勞博博不受師古曰勞

謂問遺之復使人願尚女聘金二百斤博未許師古曰尚音來到反女者王欲

取博女以自配也會得光書云大王已遣光西與博并力求朝博

自以弃捐不意大王還意反義結以朱顏師古曰還願殺

身報德朝事何足言大王誠賜咳唾使得盡死湯禹所以

成大功也駟先生蓄積道術書無不有師古曰言凡是書籍皆有之願

知大王所好請得輒上王得書喜說如淳曰上報博書曰

子高迺幸左顧存恤發心惻隱師古曰左顧也顯至誠納以

嘉謀語以至事師古曰以至極雖亦不敏敢不論意師古曰論

曉今遣有司為子高償責二百萬是時博女壻京房以明

易陰陽得幸於上數召見言事自謂為石顯五鹿充宗所

排謀不得用數為博道之博常欲誑耀淮陽王即具記房

諸所說災異及召見密語持予淮陽王以為信驗詐言已

見中書令石君求朝許以金五百斤賢聖制事蓋慮功而

不計費師古曰志在成昔禹治鴻水百姓罷勞讀曰疲

成功既立萬世賴之今聞陛下春秋未滿四十髮齒墮落

太子幼弱佞人用事陰陽不調百姓疾疫飢饉死者且半

鴻水之害殆不過此師古曰謂堯時大王緒欲救世師古曰緒

業也一曰將比功德何可以忽師古曰言此功德於博已

與大儒知道者為大王為便宜奏師古曰大儒知道謂陳

安危指災異大王朝見先口陳其意而後奏之上必大說

變節功德亡比而梁趙之寵必歸大王如淳曰梁王景

意幾代外家亦將富貴何復望大王之金錢王喜說師古

讀曰悅報博書曰廼者詔下止諸侯朝者寡人憺然不知所

出師古曰階痛也不知計策子高素有顏冉之資臧武之

智師古曰顏頰回也冉冉也字伯牛也孔子弟子論語

夫臧武仲也名統論語稱子曰若子貢之辯師古曰論語

子貢我師古曰下莊兼此四者世之所鮮師古曰

行金錢乎博報曰已許石君須以成事師古曰王以金五

百斤予博會房出為郡守離左右顯具得此事告之房漏

泄省中語博兄弟誑設諸侯王誅謗政治狡猾不道皆下



獄有司奏請逮捕欽上不忍致法遣諫大夫王駿賜欽璽

書曰皇帝問淮陽王有司奏王王舅張博數遺王書非毀

政治謗訕天子褒舉諸侯稱引商湯以調惑王師古曰調古詔字也

所言尤惡悖逆無道王不舉奏而多與金錢報以好言幸

至不赦朕惻焉不忍聞師古曰惻痛也為王傷之推原厥本不祥

自博師古曰博不祥善也自從也惟王之心匪同于凶已詔有

司勿治王事遣諫大夫駿申諭朕意師古曰申謂約束之詩不云乎

靖恭爾位正直是與師古曰大雅小雅之詩也與偕也言人能安靜而恭以守其位借於正直

王其勉之駿諭指曰師古曰璽書之外天子又有指意并令駿曉告

禮為諸侯制相朝聘之義蓋以考禮壹德尊事天子

也師古曰考成也壹德謂不二其心也且王不學詩乎詩云俾侯於魯為周

室輔師古曰魯頌闕宮之詩也言立周公子伯禽使為諸侯於魯國而作周家之藩輔今王舅博

數遺王書所言悖逆王幸受詔策通經術師古曰詔策若廣陵王策曰無

子普與復德布於朝而恬有博言師古曰恬安也聞博邪言安而受之多予金

錢與相報應不忠莫大焉故事諸侯王獲罪京師罪惡輕

重縱不伏誅必蒙遷削貶黜之罪師古曰故事者舊制如此也未有但

已者也師古曰但徒也空也已上今聖主赦王之罪又憐

王失計忘本為博所惑加賜璽書使諫大夫申諭至意殷

勤之恩豈有量哉博等所犯罪惡大羣下之所共攻王法

之所不赦也自今以來王母復以博等累心師古曰累務音力端反

與衆弃之春秋之義大能變改師古曰以有過而能變改者為大易曰藉

用白茅无咎師古曰此大過物六爻辭也茅者潔白之言物取其自然故用為藉致享於神慎之至也

臣子之道改過自新絜已以承上然後免於咎也王其留

意慎戒惟思所以悔過易行塞重責補厚恩者師古曰塞猶塞也補猶補也

副如此則長有富貴社稷安矣於是淮陽王欽免冠稽首

謝曰奉藩無狀師古曰無善狀過惡暴列師古曰暴謂章顯也陛下不忍致

法加大恩遣使者申諭道術守藩之義伏念博罪惡尤深

當伏重誅臣欽願悉心自新奉承詔策師古曰悉盡也頓首死罪

京房及博兄弟二人皆弃市妻子徙邊至成帝即位以淮

陽王屬為叔父敬寵之異於它國王上書自陳舅張博時

事頗為石顯等所侵因為博家屬徙者求還丞相御史復

劾欽前與博相遺私書指意非諸侯王所宜蒙恩勿治事

在赦前不悔過而復稱引自以為直失藩臣體不敬上加

恩許王還徙者三十六年薨子文王玄嗣二十六年薨子

續孟康曰續音引師古曰音弋善反王莽時絕

楚孝王顯甘露二年立為定陶王三年徙楚成帝河平中

入朝時被詔天子閱之下詔曰蓋聞天地之性人為貴人

之行莫大於孝師古曰孝經載孔子之言楚王顯素行孝順仁慈之國

以來二十餘年嬖介之過未嘗聞朕甚嘉之今廼遭命離

于惡疾師曰夫子所痛曰蔑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

斯疾也師曰夫子孔子也論語云伯牛有疾子問之自

無也言人而不知此惡疾殊痛之也師曰朕甚閔焉夫行純茂而

不顯異則有國者將何勗哉師曰茂美也勗勉厲也師曰善書不

云乎用德章厥善師曰言褒賞有德以明其善行師曰今王朝正月

詔與子男一人俱師曰王入朝也其以廣戚縣戶四千三百封

其子勳為廣戚侯明年薨薨子懷王文嗣一年薨無子絕

明年成帝復立文弟平陸侯衍是為思王二十一年薨子

紆嗣王莽時絕初成帝時又立紆弟景為定陶王廣戚侯

勳薨諡曰煬侯子顯嗣平帝崩無子王莽立顯子嬰為孺

子奉平帝後莽篡位以嬰為定安公漢既誅莽更始時嬰

在長安平陵方望等頗知天文以為更始必敗嬰本統當

立者也師曰言其已師曰共起兵將嬰至臨涇立為天子

更始遣丞相李松擊破殺嬰云師曰中大夫下詔誅王

東平思王宇甘露二年立元帝即位就國壯大通姦犯法

師曰古曰與姦猾師曰交通好犯法師曰上以至親貴弗罪師曰相連坐師曰坐王獲罪父

之事太后內不相得太后上書言之求守杜陵園張曼曰

也官人無子師曰於是遣太中大夫張子矯師曰古曰矯字或

乃守園陵也師曰於是遣太中大夫張子矯師曰古曰矯字或

反奉璽書敕諭之師曰古曰約敕師曰曰皇帝問東平王蓋聞親

親之恩莫重於孝尊尊師曰義莫大於忠故諸侯在位不驕

益一卦

子云

以致孝道制節謹度以翼天子師古曰翼佐也然後富貴不離於身而社稷可保今聞王自修有闕本朝不和師古曰謂東平國之朝也流言紛紛謗自內興朕甚懼焉為王懼之師古曰懼痛也音千感反詩不云乎母念爾祖適修厥德求言配命自求多福師古曰大雅文王之詩也無念念也言當念爾先祖之道朕惟王之春秋修其德則長配天命此乃所以自求多福師古曰方剛師古曰言其年少血氣盛忽於道德師古曰遺忘也意有所移忠言未納師古曰謂漸染其惡人而移其性未受忠言也故臨遣太中大夫子驥諭王朕意師古曰今以朕意曉告王孔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謂人有失行許以自新王其深惟孰思之無違朕意又特以璽書賜王太后曰皇帝使諸吏宦者令承問東平王太后朕

有聞師古曰言母子不和也王太后少加意焉夫福善之門莫美於和睦患咎之首莫大於內離今東平王出繼祿之中而託于南面之位加以年齒方剛涉學日寡驚忽臣下師古曰驚驚同不自它於太后李奇曰不自它者親之辭也師古曰言不自同它人以是之間能無失禮義者其唯聖人乎傳曰父為子隱直在其中矣師古曰論語云葉公謂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直在其中矣故引之也王太后明察此意不可不詳聞門之內母子之間同氣異息骨肉之恩豈可忽哉豈可忽哉昔周公戒伯禽曰故舊無大故則不可弃也母求備於一人師古曰事見論語言人有小惡當思其善不可責以備行而即弃之耳夫以故舊之恩猶

忍小惡而況此乎已遣使者諭王王既悔過服罪太后寬  
 忍以貫之師古曰貫猶緩後宜不敢師古曰言王於後當不敢更為非也王太后強  
 餐止思念慎疾自愛宇慙懼因使者頓首謝死罪願洒心  
 自改師古曰洒音先弟反詔書又敕傅相曰夫人之性皆有五常及  
 其少長耳目牽於者欲師古曰者讀曰嗜故五常銷而邪心作情  
 亂其性利勝其義張晏曰性者所受而生也情者見物而動者也而不失厥家者  
 未之有也今王富於春秋氣力勇武獲師傅之教淺加以  
 少所聞見自今以來非五經之正術敢以游獵非禮道王  
 者輒以名聞師古曰道音導宇立二十年元帝崩宇謂中謁者信  
 等曰漢大臣議天子少弱未能治天下以為我知文法建

欲使我輔佐天子師古曰建謂立其議我且尚書晨夜極苦使我為  
 之不能也今暑熱縣官年少張晏曰不敢指斥持服恐無成帝謂之縣官也  
 處所如淳曰言不從道真如昌邑王也我危得之孟康曰危殆也我殆得為天子也師古曰危殆  
 猶今之言險比至下宇凡三哭張晏曰下下棺也師古曰比音必寐反下音胡稼友  
 飲酒食肉妻妾不離側又姬胸臑故親幸後疏遠胸音勉服虔曰  
 臑音如講反又音如臯反數歎息呼天宇聞斥胸臑為家人子師古曰其秩  
 位掃除末巷數答擊之胸臑私疏宇過失數令家告之宇  
 覺知絞殺胸臑有司奏請逮捕有詔削樊亢父二縣師古曰吾  
 抗後三歲天子詔有司曰蓋聞仁以親親古之道也前東  
 平王有闕師古曰闕謂過失也有司請廢朕不忍又請削朕不敢專

惟王之至親未嘗忘於心今聞王改行自新尊修經術親  
近仁人非法之求不以奸吏師古曰朕甚嘉焉傳不云乎  
朝過夕改君子與之其復前所創縣如故師古曰復後年  
來朝上疏求諸子及太史公書上以問大將軍王鳳對曰  
臣聞諸侯朝聘考文章正法度非禮不言今東平王幸得  
來朝不思制節謹度以防危失師古曰危失謂而傾危也  
非朝聘之義也諸子書或反經術非聖人或明鬼神信物  
怪師古曰物亦鬼太史公書有戰國從橫權譎之謀漢興之初謀  
臣竒策天官災異地形阨塞皆不宜在諸侯王不可予不  
許之辭宜曰五經聖人所制萬事靡不畢載王審樂道傳

相皆儒者且反講誦足以正身虞意師古曰虞與祭同也夫小辯破

義小道不通致遠恐泥皆不足以留意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雖小道必有

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為也泥為陷滯不通也音乃細反諸益於經術者不受於

王師古曰愛惜也對奏天子如鳳言遂不與立三十三年

於王無所階也對奏天子如鳳言遂不與立三十三年

雲嗣哀帝時無暨危山土自起覆草如馳道狀又瓠山石

轉立晉灼曰漢注作報山山名也古作

報字為其形似雲及后謁自之石所祭治石象瓠山瓠山

宮中作立石東倍草并祠之師古曰倍草黃倍建平三年

息夫躬孫寵等共因幸臣董賢告之是時哀帝被疾多所

惡事下有司逮王后謁下獄驗治言使巫傳恭婢合歡等  
祠祭詛祝上如淳曰傳恭巫姓字為雲求為天子雲又與知災異者  
高尚等指星宿言上疾必不愈雲當得天下石立宣帝起  
之表也有司請誅王有詔廢徙房陵雲自殺謁棄市立十  
七年國除元始元年王莽歆反哀帝政師古曰改其所為也白太皇  
太后立雲太子開明為東平王又立思王孫成都為中山  
王開明立三年薨無子復立開明兄嚴鄉侯信子匡為東  
平王奉開明後王莽居攝東郡太守翟義與嚴鄉侯信謀  
舉兵誅莽立信為天子兵敗皆為莽所滅  
中山哀王竟初元二年立為清河王二年徙中山以幼少

未之國建昭四年薨即葬杜陵無子絕太后歸居外家戎

氏

孝元皇帝三男王皇后生孝成帝傳昭儀生定陶共王康

師古曰共馮昭儀生中山孝王興

定陶共王康永光三年立為濟陽王八年徙為山陽王八

年徙定陶王少而愛師古曰喜少小長多材藝習知音聲

上竒器之母昭儀又幸幾代皇后太子師古曰幾音錐衣反語在元

后及史丹傳成帝即位緣先帝意厚遇異於它王十九年

薨子欣嗣十五年成帝無子徵入為皇太子上以太子奉

太宗後不得顧私親乃立楚思王子景為定陶王奉共王

後成帝崩太子即位是為孝哀帝即位二年追尊共王為

共皇置寢廟京師序昭穆儀如孝元帝如淳曰恭王元帝

昭穆之次如元帝徙定陶王景為信都王云如淳曰不復

言如天子之儀後者哀帝自以已為後故

中山孝王興建昭二年王為信都王十四年徙中山成帝

之議立太子也御史大夫孔光以為尚書有殷及王兄終

弟及師古曰謂兄死以弟代中山王元帝之子宜為後成

帝以中山王不材又兄弟不得相入廟外家王氏與趙昭

儀皆欲用哀帝為太子故遂立焉上乃封孝王舅馮參為

宜鄉侯而益封孝王萬戶以尉其意三十年薨子衍嗣師古

曰諸侯王表云中山孝王薨綬和二年王箕子嗣而元始

二年詔云皇帝二名通于器物今更名合於古制是則嗣

位之時名為箕子未諱衍也今此七年哀帝崩無子徵中

傳云子衍嗣蓋史家追書之也山王衍入即位是為平帝太皇太后以帝為成帝後故立

東平思王孫挑鄉頃侯子成都為中山王奉孝王後王莽

時絕

贊曰孝元之後徧有天下師古曰孝元之子孫徧得然而

世絕於孫豈非天哉淮陽憲王於時諸侯為聰察矣張博

誘之幾陷無道師古曰幾詩云貪人敗類師古曰大雅

言貪惡之人不可古今一也言近則敗善也



宣元六王傳第五十

Blank columns with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臣張孔馬傳第五十一 班固 漢書八十一

秘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 師古注

臣衡字稚圭東海承人也 師古曰父世農夫至衡好學家

貧庸作以供資用 師古曰庸作言賣功庸 尤精力過絕人

諸儒為之語曰無說詩匡鼎來 服虔曰鼎猶言當也若言

張晏曰匡衡少時字鼎長乃易字稚圭世所傳衡與貢高

是也賈誼曰天子春秋鼎盛其義亦同而張氏之說蓋穿

鑿矣假有其書乃後人見此傳云匡鼎來不曉其意妄

作衡書云鼎白耳字以表德豈人之所自稱乎今有西京

雜記者其書淺俗出於里巷多有妄說乃云匡衡小名鼎

蓋絕知匡說詩解人頤笑不能止也 衡射策甲科以不應  
令除為大常掌故 師古曰條也儒林傳說歲課甲科為郎

中乙科為太子舍人丙科補文學掌故今調補平原文學  
不應令是不中甲科之令所以正為掌故調補平原文學  
 師古曰調選也音徒約反學者多上書薦衡經明當世少雙今為文學  
 就官京師後進皆欲從衡平原衡不宜在遠方事下太子  
 太傅蕭望之少府梁丘賀問衡對詩諸大義其對深美望  
 之奏衡經學精習說有師道可觀覽宣帝不甚用儒遣衡  
 歸官而皇太子見衡對私善之會宣帝崩元帝初即位樂  
 陵侯史高以外屬為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前將軍  
 蕭望之為副望之名儒有師傅舊恩天子任之多所首薦  
 高充位而已師古曰言凡事不在也與望之有隙長安令楊興說高  
 曰將軍以親戚輔政貴重於天下無二然眾庶論議令問

休譽不專在將軍者何也師古曰令善問名休美也彼誠有所聞也師古曰

曰以其不以將軍之莫府海內莫不仰望師古曰仰望而所

舉不過私門賓客乳母子弟人情忽不自知師古曰言高

其非然一夫竊議語流天下夫富貴在身而列士不譽是

有孤白之喪而反衣之也師古曰孤白謂孤被下之皮其

貴也反衣之者以其毛在內也今人則以背毛為裘而棄其白蓋取厚而溫也衣奇於既反古人病其

若此故卑體勞心以求賢為務傳曰以賢難得之故因曰

事不待賢以食難得之故而曰飽不待食或之甚者也平

原文學臣衡材智有餘經學絕倫但以無階朝廷故隨牒

在遠方師古曰階謂阶也隨牒謂隨選補之同牒不被超擢者將軍誠召置莫府學

士歛然歸仁

師古曰誠謂實與參事議觀其所有貢之朝

廷必為國器

師古曰所有以此顯示衆庶名流於世高然

其言辟衡為議曹史薦衡於上上以為郎中選博士給事

中是時有日蝕地震之變上問以政治得失衡上疏曰臣

聞五帝不同樂三王各異教民俗殊務所遇之時異也陛

下躬聖德開太平之路閔愚吏民觸法抵禁師古曰比年

大赦師古曰比年使百姓得改行自新天下幸甚臣竊見大赦

之後姦邪不為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隨入獄此殆

導之未得其務也蓋保民者陳之以德義示之以好惡師古

曰保養也陳施也孝經曰陳之以德義而民莫莫其親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故衡引以為言觀其失而

制其宜故動之而和緩之而安今天下俗貪財賤義好聲

色上侈靡廉耻之節薄淫辟之意縱師古曰辟綱紀失序

疏者踰內師古曰疏者妻妾之家內者親戚之恩薄婚姻

之黨隆苟合徼幸以身設利不改其原師古曰設施雖歲

赦之刑猶難使錯而不用也師古曰歲赦謂每歲一臣愚

以為宜壹曠然大變其俗孔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謂朝廷者天下之禎幹也公卿

大夫相與循禮恭讓則民不爭師古曰好仁樂施則下不

暴上義高節則民興行寬柔和惠則衆相愛四者明王之

所以不嚴而成化也何者朝有變色之言則下有爭鬪之

患上有自專之士則下有不讓之人上有克勝之佐則下

有傷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則下有盜竊之民此其本也

師古曰言下之所行皆取化於上也今俗吏之治皆不本禮讓而上克暴或

枝害好陷人於罪師古曰枝堅也謂酷害之堅也枝音之政反貪財而慕執故

犯法者衆姦邪不止雖嚴刑峻法猶不為變此非其天性

有由然也師古曰非其天性自臣竊考國風之詩周南召

南被賢聖之化深故篤於行而廉於色師古曰篤厚也謂

子憂在進賢不鄭伯好勇而國人暴虎師古曰鄭伯以配君

濁其色之類也鄭伯好勇而國人暴虎師古曰鄭伯以配君

揚暴虎獻于公所將叔無狂戒其傷汝禮揚肉袒也暴虎

空手以搏之也公鄭莊公也將請也叔莊公之弟太叔也

搏虎取而獻之國人也言以莊公好勇之故太叔肉袒空手

禮音曰陽音錫字並從衣秦穆貴信而士多從死應劭曰

將音千羊反但音九反與羣臣飲酒許詳及公薨皆從死黃鳥詩所為作也陳夫

息仲行賦虎許詳及公薨皆從死黃鳥詩所為作也陳夫

人好巫而民淫祀張晏曰胡公夫人武王之女大姬無子

鼓宛丘之下無冬晉侯好儉而民畜聚師古曰唐風山有

無夏直其鷺羽昭公也詩曰子行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弗馳弗驅宛

昭公也詩曰子行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弗馳弗驅宛

其死矣它人是偷故其俗皆太王躬仁邠國貴怒師古曰

吝嗇而積財也畜讀曰蓄國於邠脩德行義我伐攻之欲

得也與之入皆怒欲戰古公曰以我故戰殺入父子而

人舉國扶老携弱盡復歸古公於岐下及心旁國聞吉公

仁亦多歸之邠即今邠州是其地也由此觀之治天下者

言化太王之仁故其俗皆貴誠怒

審所上而已謂崇尚也今之偽薄枝害不讓極矣臣聞教

有美厚五十一

臣聞

日

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說之也師古曰言非家家賢者在位皆到人人勸說也能者布職朝廷崇禮百僚敬讓道德之行由內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遷善日進而不自知是以百姓安陰陽和神靈應而嘉祥見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師古曰商頌殷武之詩也商邑京師也極中也言商邑之禮俗翼翼然可則效乃四方之中正也王則壽考且安以此全守我子孫也此成湯所以建至治保子孫化異俗而懷鬼方也應劭曰鬼方遠方也今長安天子之都親承聖化然其習俗無以異於遠方郡國來者無所法則或見侈靡而放效之也師古曰放依音甫往反此教化之原本風俗之樞機宜先正者也臣聞天人之際精祲有以相盪李奇曰祲氣也言天人精氣相動也

師古曰浸謂陰陽氣相浸漸以成災祥者也音子鳩反象動乎上陰陽之理各應其感陰變則靜者動陽蔽則明者晦師古曰靜者動謂也震也剛者晦也剛者與暗同今關東連年飢饉百姓之困或至相食此皆主於賦歛多民所共者大師古曰共讀曰供而吏安集之不稱之效也陛下祗畏天戒哀閔元元大自減損省其泉建章宮衛罷珠崖偃武行文將欲度唐虞之隆絕殷周之衰也師古曰度過也絕謂除其惡政也諸見罷珠崖詔書者莫不欣欣人自以將見太平也宜

遂減宮室之度省靡麗之飾考制度脩外內近忠正遠巧佞放鄭衛進雅頌舉異材開直言任溫良之人退刻薄之

字云問聞同，淑聞猶令聞也，與詩魯頌泮水淑問異引。

吏顯潔白之士，昭無欲之路。師古曰：昭，覽六藝之意，察之亦明也。

世之務，明自然之道，博和睦之化，以崇至仁，匡失俗，易民

視。師古曰：臣正也。易變也。令海內昭然，咸見本朝之所貴，道德弘於

京師，淑問揚乎疆外。師古曰：淑，善也。問，名也。然後大化可成，禮讓可

興也。上說其言。師古曰：說，讀曰悅。遷衡為光祿大夫，太子少傅，時

上好儒術文辭，頗改宣帝之政，言事者多進見，人人自以

為得上意，又傳昭儀及子定陶王愛幸，寵於皇后太子。師古曰：寵，

受命之王，務在創業垂統，傳之無窮，繼體之君，心存於承

宣先王之德，而褒大其功，皆若成王之嗣位，思述文武之

道，以養其心，休烈盛美，皆歸之二后，而不敢專其名。師古曰：休，

亦美也。烈，業也。后，君也。二后，文王、武王也。我皇祖陟降廷止。師古曰：周頌閔予小子之詩，言成王常念文王之德，奉而行之，故鬼神上下臨其言，成王常思祖考之業，而鬼神祐助其治也。陛下

聖德天覆，子愛海內，然陰陽未和，姦邪未禁者，殆論議者

未丕揚先帝之盛功。師古曰：丕，大也。丕字，或作爭言制度

不可用也，務變更之。師古曰：更，改也。所更或不可行，而復復之。師古曰：復，復也。

扶目反。是以羣下更相是非。師古曰：更，工衡反。吏民無所信，臣

竊恨國家糴樂成之業，而虛為此紛紛也。師古曰：糴，成謂已成之

業，人情願陛下詳覽統業之事，留神於遵制揚功，以定羣

所樂也。願陛下詳覽統業之事，留神於遵制揚功，以定羣

所樂也。願陛下詳覽統業之事，留神於遵制揚功，以定羣

所樂也。願陛下詳覽統業之事，留神於遵制揚功，以定羣

所樂也。願陛下詳覽統業之事，留神於遵制揚功，以定羣

下之心大雅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師古曰大雅文三之詩無念念也聿述也

孔子著之孝經首章蓋至德之本也傳曰審好惡理情性

而王道畢矣能盡其性然後能盡人物之性能盡人物之

性可以贊天地之化師古曰贊明也治性之道必審已之所有餘

而強其不足師古曰強勉也音其兩反蓋聰明疏通者戒於大察寡

聞少見者戒於雍蔽師古曰雍讀曰壅勇猛剛彊者戒於大暴仁

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湛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師古曰湛讀曰沈廣

心浩大者戒於遺忘必審已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然後

中和之化應而巧偽之徒不敢比周而望進師古曰比唯音類寐反

陛下戒所以崇聖德臣又聞室家之道脩則天下之理得

故詩始國風師古曰關雎美后妃禮本冠婚師古曰禮記冠義曰冠者

禮之始也婚義曰始者禮之本也始乎國風原情性而明人倫也本乎冠

婚正基兆而防未然也福之興莫不本乎室家道之衰莫

不始乎梱內師古曰梱與闔同謂門也音苦本反故聖王必慎妃后之際

別適長之位師古曰適讀曰適其下位同禮之於內也舉不踰尊新不

先故師古曰踰同所以統人情而理陰氣也其尊適而卑庶

也適子冠乎阼禮之用醴師古曰阼主階也醴酒也衆子不得

與列所以貴正體而明嫌疑也非虛加其禮文而已乃中

心與之殊異故禮探其情而見之外也聖人動靜游燕所

親物得其序師古曰言凡物小高卑皆有次序得其序則海內自脩百姓

從化如當親者疏當尊者尊師古曰則伎巧之姦因時而

動以亂國家故聖人慎防其端禁於未然不以私恩害公

義陛下聖德純備莫不脩正則天下無為而治詩云予以

四方克定厥家師古曰周頌相之詩也言欲治四傳曰正

家而天下定矣師古曰易家人辭衡為少傳數年數上疏陳便

宜及朝廷有政議傳經以對師古曰傳讀言多法義上以

為任公卿師古曰由是為光祿勳御史大夫建昭三年代

韋玄成為丞相封樂安侯食邑六百戶元帝崩成帝即位

衡上疏戒妃匹勸經學威儀之則曰陛下兼至孝哀傷思

慕不絕於心未有游虞弋射之宴師古曰虞誠隆於慎終

追遠無窮已也師古曰慎終慎始道之終也追遠不忘本

故衡竊願陛下雖聖性得之猶復加聖心焉師古曰言天

又當加詩云兢兢在夜師古曰周頌閔予小子之言成王

喪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蓋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

本也師古曰就成也臣又聞之師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

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師古曰遂成也孔子論詩

以關雎為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師古曰太上居后夫人

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師古

等也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師古曰周南關雎之詩

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服虔曰



於容儀也師古曰介繫也言不  
 以情欲繫心而著於容儀者  
 見也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為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教  
 之端也自上世已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也願陛下  
 詳覽得失盛衰之效以定大基采有德戒聲色近嚴敬遠  
 技能師古曰無德之人雖有技能則斥遠之竊見聖德純茂專精詩書好樂  
 無厭師古曰樂音五教反臣衡材駑無以輔相善義宣揚德音師古曰相  
 也臣聞六經者聖人所以統天地之心著善惡之歸明吉  
 凶之分通人道之正師古曰分音扶問反使不悖於其本性者也師古曰  
 曰悖乖也故審六藝之指則天人之理可得而和草木昆  
 蟲可得而育此永永不易之道也師古曰易變也及論語孝經聖

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師古曰究盡也臣又聞聖王之自為動靜

周旋奉天承親臨朝享臣物有節文以章人倫師古曰物事也

詩文蓋欽翼祗栗事天之容也温恭敬遜承親之禮也正

躬嚴恪臨衆之儀也師古曰嚴讀曰嚴嘉惠和說饗下之類也師古曰

曰說讀曰悅舉錯動作物遵其儀故形為仁義動為法則

孔子曰德義可尊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

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師古曰言也則法也象似也大雅云敬

慎威儀惟民之則師古曰抑之詩曰諸侯正月朝覲天子天子惟道

德昭穆穆以視之師古曰昭明也穆穆天又觀以禮樂饗

醴廼歸師古曰觀亦視也故萬國莫不獲賜祉福蒙化而

成俗今正月初幸路寢臨朝賀置酒以饗萬方傳曰君子  
慎始願陛下留神動靜之節使羣下得望盛德休光師古曰休  
也美以立基禎天下幸甚上敬納其言頃之衡復奏正南北  
郊罷諸淫祀語在郊祀志初元帝時中書令石顯用事自  
丞相韋玄成及衡皆畏顯不敢失其意至成帝初即位衡  
廼與御史大夫甄譚共奏顯追條其舊惡并及黨與於是  
司隸校尉王尊劾奏衡譚居大臣位知顯等專權執作威  
福為海內患害不以時白奏行罰而阿諛曲從附下罔上  
無大臣輔政之義既奏顯等不自陳不忠之罪而反揚著  
先帝任用傾覆之徒師古曰明也罪至不道有詔勿劾衡慙懼

上疏謝罪因稱病乞骸骨上丞相樂安侯印綬上報曰君  
以道德脩明位在三公先帝委政遂及朕躬君遵脩法度  
勤勞公家朕嘉與君同心合意庶幾有成今司隸校尉尊  
妄詆欺加非於君師古曰詆毀也音「禮」反朕甚閔焉方下有司問狀  
師古曰問司隸君何疑而上書歸侯乞骸骨是章朕之未燭也師古曰  
照也傳不云乎禮義不愆何恤入之言師古曰愆也恤憂也君其  
察焉專精神近醫藥強食自愛因賜上尊酒養牛師古曰上尊  
在薛廣衡起視事上以新即位褒優大臣然羣下多是王  
尊者衡嘿嘿不自安每有水旱風雨不時連乞骸骨讓位  
上輒以詔書慰撫不許久之衡子昌為越騎校尉醉殺人

舉下有其汲

繫詔獄越騎官屬與昌弟且謀篡昌師古曰逃事發覺衡

免冠徒跣待罪天子使謁者詔衡冠履而有司奏衡專地

盜土衡竟坐免初衡封僮之安樂鄉天類曰屬鄉本田提

封三千一百頃師古曰提封舉南以閩佰為界師古曰佰

西界也閩者佰之名也佰音莫客反初元元年郡圖誤以閩佰為平陵佰積

十餘歲衡封蘇林曰平陵佰在閩佰南臨淮郡遂封真平

陵佰以為界多四百頃至建始元年郡廼定國界上計簿

更定圖言丞相府衡謂所親吏趙殷曰師古曰所親是主

簿陸賜故居奏曹習事曉知國界署集曹掾明年治計時

衡問殷國界事曹欲柰何殷曰賜以為舉計令郡實之師

曰舉發上計之簿令郡改從平陵佰以為定實恐郡不肯從實可令家丞上書衡

曰顧當得不耳何至上書師古曰顧念也亦不告曹使舉也聽曹

為之後賜與屬明舉計曰案故圖樂安鄉南以平陵佰為

界不足故而以閩佰為界解何師古曰不足故者不依故

解此特意猶今言分疏也郡即復以四百頃付樂安國衡遣從史之僮

收取所還田租穀千餘石入衡家司隸校尉駿少府忠行

廷尉事劾奏衡監臨盜所主守直十金以上師古曰十金

定罪之次若今律條言一尺以上一匹以上春秋之義諸侯不得專地所以壹

統尊法制也衡位三公輔國政領計簿知郡實正國界計

簿已定而背法制專地盜土以自益及賜明阿承衡意狠

前漢書卷五十一

舉郡計亂滅縣界

師古曰附下罔上

擅以地附益大臣皆

不道於是上可其奏勿治丞相免為庶人終於家子咸亦

明經歷位九卿家世多為博士者

張禹字子文河內軹人也至禹父徙家蓮勺

師古曰左馮翊縣名也音

輦禹為兒數隨家至市喜觀於卜相者前

師古曰至其人之前而觀之喜

更許久之頗曉其別著布卦意

師古曰別分也音被列反時從旁言卜

者愛之又奇其面貌謂禹父是兒多知可令學經及禹壯

至長安學從沛郡施雠受易琅邪王陽膠東庸生問論語

既皆明習有徒眾舉為郡文學甘露中諸儒薦禹有詔太

子太傅蕭望之問禹對易及論語大義望之善焉奏禹經

學精習有師法可試事

師古曰試以職事也

奏寢罷歸故官

師古曰寢謂不

下久之試為博士初元中立皇太子而博士鄭寬中以尚

書授太子薦言禹善論語詔令禹授太子論語由是遷光

祿大夫數歲出為東平內史元帝崩成帝即位徵禹寬中

皆以師賜爵關內侯寬中食邑八百戶禹六百戶拜為諸

吏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給事中領尚書事是時帝舅陽

平侯王鳳為大將軍輔政專權而上富於春秋謙讓方鄉

經學敬重師傅

師古曰鄉讀曰鄉

而禹與鳳竝領尚書內不自安

數病上書乞骸骨欲退避鳳上報曰朕以幼年執政萬機

懼失其中君以道德為師故委國政君何疑而數乞骸骨

忽忘雅素欲避流言師古曰雅素故也朕無聞焉

不聞有君其固心致思摠秉諸事推以孳孳無違朕意加賜

黃金百斤養牛上尊酒太官致餐侍醫視疾使者臨問師古

曰侍醫侍禹惶恐復起視事河平四年代王商為丞相封

安昌侯為相六歲鴻嘉元年以老病乞骸骨上加優再三

廼聽許賜安車駟馬黃金百斤罷就第以列侯朝朝望位

特進見禮如丞相置從事史五人益封四百戶天子數加

賞賜前後數千萬禹為人謹厚內殖貨財師古曰家以田

為業及富貴多買田至四百頃皆涇渭溉灌極膏腴上賈

師古曰賈它財物稱是禹性習知音聲內奢淫身居大第

後堂理絲竹管弦如淳曰今樂家五日一習樂禹成就

子七著者淮陽彭宣至大司空沛郡戴崇至少府九卿宣

為人恭儉有法度而崇愷弟多智師古曰愷樂也弟易二

人異行禹心親愛崇敬宣而疏之崇每候禹常責師宜置

酒設樂與弟子相娛禹將崇入後堂飲食婦女相對優人

筦弦鏗鏘極樂昏夜乃罷師古曰極樂也而宣之來也禹

見之於便坐師古曰便坐謂止正寢在也講論經義日

晏賜食不過一肉危酒相對師古曰危行酒宣未嘗得至

後堂及兩人皆聞知各自得也服虔曰各禹年老自治家

瑩起祠堂好平陵肥牛亭部處地師古曰肥牛亭名欲得

又近延陵秦請求之上以賜禹詔令平陵徙亭它所曲陽  
 侯根聞而爭之此地當平陵復朝衣冠所出游道禹為師  
 傅不遵謙讓至求衣冠所游之道又徙壞舊亭重非所宜  
 師古曰重孔子稱賜愛其羊我愛其禮師古曰論語云子  
 音直用夏孔子稱賜愛其羊我愛其禮貢欲去告朔之餼  
 羊孔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故引之其更賜禹它地根雖為舅上敬重  
 之不如禹根言雖切猶不見從卒以肥牛亭地賜禹根由  
 是害禹寵數毀惡之師古曰惡謂其過惡天子愈益敬厚禹禹每  
 病輒以起居聞師古曰謂其食飲寢用之增損車駕自臨問之上親拜禹  
 牀下禹頓首謝恩歸誠言老臣有四男一女愛女甚於男  
 遠嫁為張掖太守蕭咸妻不勝父子私情思與相近上即

時徒咸為弘農太守又禹小子未有官上臨候禹禹數視  
 其小子上即禹牀下科為黃門郎給事中禹雖家居以特  
 進為天子師國家每有大政必與定議師古曰與永始元  
 延之間日蝕地震尤數吏民多上書言災異之應譏切王  
 氏專政所致上懼變異數見意頗然之未有以明見廼車  
 駕至禹第辟左右師古曰辟親問禹以天變因用吏民所  
 言王氏事示禹禹自是年老子孫弱又與曲陽侯不平恐  
 為所怨禹則謂上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日蝕三十餘  
 地震五十六或為諸侯相殺或夷狄侵中國災變之意深  
 遠難見故聖人罕言命不語怪神師古曰罕言命與仁又

學不語怪力亂神原者性與道自子贛之屬不得聞師古曰論語云夫子之言性與

天道下而開也謂孔子未嘗言性命之事及天道何况淺見鄙儒之所言陛下

宜修政事以善應之與下同其福喜此經義意也新學小

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以經術斷之上雅信愛禹由此不

疑王氏後曲陽侯根及諸王子弟聞知禹言皆喜說師古曰說

讀曰遂親就禹禹見時有變異若上體不安擇日潔齋露

著服虔曰露也師古曰著草名筮者所用也音式夷反正衣冠

立筮得吉卦則獻其占如有不吉禹為感動憂色成帝崩

禹及事哀帝建平二年薨謚曰節侯禹四子長子宏嗣侯

官至太常列於九卿三弟皆為校尉散騎諸曹初禹為師

以上難數對已問經為論語章句獻之始魯扶柳及夏侯

勝王陽蕭望之韋玄成皆說論語篇第或異禹先事王陽

後後庸生采獲所安軍後出而尊貴諸儒為之語曰欲為

論念張文由是學者多從張氏餘家浸微師古曰浸漸也

孔光字子真孔子十四世之孫也孔子生伯魚師古曰鯉名鯉子

伯魚先言其字者孔氏自為鯉生子思師古曰及生子

上帛帛七子家求求生子真箕箕生子高穿穿生順順為

魏相順生鮒鮒為陳涉博士死陳下鮒弟子襄為孝惠傅

士長沙太傅襄生忠忠生武及安國武生延年延年生霸

字次孺霸生光焉安國延年皆以治尚書為武帝博士安

國至臨淮太守霸亦治尚書事太傅夏侯勝昭帝末年為  
博士宣帝時為大中大夫以選授皇太子經遷詹事高密  
相是時諸侯王相在郡守上元帝即位徵霸以師賜爵關  
內侯食邑八百戶號襲成君如淳曰為帝師教令給事中  
加賜黃金二百斤第一區徙名數于長安師古曰名數為  
入謙退不好權勢帝稱爵位泰過何德以堪之上欲致霸  
相位自御史大夫貢禹卒及薛廣德免輒欲拜霸霸讓位  
自陳至三上深知其至誠迺弗用以是敬之賞賜甚厚及  
霸薨上素服臨弔去再至賜東園祕器錢帛策贈以列侯  
禮謚曰烈君霸四子長子福嗣關內侯次子捷捷弟喜皆

列校尉諸曹光冢少子也經學尤明年未二十舉為議郎  
光祿勳臣衡舉光方正為諫大夫坐議有不合左遷虹長

師古曰不合謂不合天子意也虹沛之縣也音貢自免歸教授成帝初即位舉為

博士數使錄冤獄行風俗師古曰行辰詹音下更反才貝流民奉使稱旨

由是知名是時博士選三科高第為尚書次為刺史其不

通政事以久次補諸侯太傅光以高第為尚書觀故事品

式數歲明習漢制及法令上甚信任之轉為僕射尚書令

師古曰先為僕射後為尚書令有詔光周密謹慎未嘗有過加諸吏官以

子男放為侍郎給事黃門數年遷諸吏光祿大夫秩中二

千石給事中賜黃金百斤領尚書事後為光祿勳復領尚



書諸吏給事中如故凡典樞機十餘年守法度修故事上

有所問據經法以心所安而對不希指苟合師古曰希指

也音意如或不從不敢強諫爭以是久而安時有所言輒削

草藁服虔曰言已繕書輒削壞其草以為章主之過以好忠直人臣大

罪也師古曰奸求也奸忠直之名也奸音干有所薦舉唯恐其人之聞知沐

日歸休兄弟妻子燕語終不及朝省政事或問光温室省

中樹皆何木也晉灼曰長樂宮中有温室殿光嘿不應更答以它語其

不泄如是光帝師傅子少以經行自著進官蚤成師古曰蚤古早

字不結黨交養游說有求於人既性自守亦其勢然也師古曰

曰言以名父之子學宦早成不須黨援也徙光祿勳為御史大夫綏和中上即

位二十五年無繼嗣至親有同產弟中山孝王及同產弟

子定陶王在定陶王好學多材於帝子行師古曰行而王

祖母傅太后陰為王求漢嗣私事趙皇后昭儀及帝舅大

司馬驃騎將軍王根故皆勸上上於是召丞相翟方進御

史大夫光右將軍廉褒後將軍朱博皆引入禁中議中山

定陶王誰宜為嗣者方進根以為定陶王帝弟之子禮曰

昆弟之子猶子也為其後者為之子也定陶王宜為嗣褒

博皆如方進根議光獨以為禮立嗣以親中山王先帝之

子帝親弟也以尚書般庚殿之及王為比師古曰比音必寐

及中山王宜為嗣上以禮兄弟不相入廟又皇后昭儀欲

其汲

立定陶王故遂立為太子光以議不中意左遷廷尉師古曰中  
也當光久典尚書練法令號稱詳平時定陵侯淳于長坐大  
 逆誅長小妻廼始等六人皆以長事未發覺時棄去或更  
 嫁及長事發丞相方進大司空武議師古曰武議及何武以為令  
 犯法者各以法時律令論之也師古曰此具引法之條也明  
 有所訖也師古曰兵犯大逆時廼始等見為長妻已有當  
 坐之罪與身犯法無異後廼棄去於法無以解師古曰請  
 論光議以為大逆無道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而欲  
 懲後犯法者也師古曰懲夫婦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離  
 長未自知當坐大逆之法而棄去廼始等或更嫁義已絕

而欲以為長妻論赦之名不正不當坐有詔光議是威  
 右將軍襲後將軍博坐之陵紅陽侯師古曰廉襲朱博坐  
 皆免為庶人以此為左將軍居右將軍官職執金吾土咸  
 為右將軍居後將軍官職能後將軍官數月丞相方進薨  
 召左將軍光當拜已刻侯印書贊師古曰贊進也延進而  
 策上暴崩即其夜於大行前拜受丞相博山侯印綬哀帝  
 初即位躬行儉約省減諸用政事由已出朝廷翕然望至  
 治焉褒賞大臣益封光千戶時成帝母太皇太后自居長  
 樂宮而帝祖母定陶傅太后在國邸有詔問丞相大司空  
 定陶共王太后宜當何居光素聞傅太后為人剛暴長於

權謀自帝在襁緥而養長教道至於成人帝之立又有力  
光心恐傳太后與政事師古曰與不欲令與帝旦夕相近  
即議以為定陶太后且改築宮大司空何武曰可居北宮  
上從武言北宮有紫房讀曰紫道通未央宮師古曰復傳太后  
果從復道朝夕至帝所求欲稱尊號貴寵其親屬使上不  
得直道而行師古曰不得頃之太后從弟子傳遷在左右  
尤傾邪上免官遣歸故郡傳太后怒上不得已復留遷光  
與大司空師丹奏言詔書侍中駙馬都尉遷巧佞無義漏  
泄不忠國之賊也免歸故郡復有詔止天下疑惑無所取  
信虧損聖德誠不小愆陛下以變異連見避正殿見羣臣

恩求其故至今未有所改師古曰舊有不善臣請歸遷故

郡以銷姦黨應天戒卒不得遣復為侍中皆未改除於傳太后皆

此類也又傳太后欲與成帝母俱稱尊號羣下多順指言

母以子貴宜立尊號以厚孝道唯師丹與光持不可蘇林

持不上重違大臣正議師古曰重難也又內迫傳太后倚違者連

歲如淳曰不決事之言也師古曰丹以罪免而朱博代為

大司空光自先帝時議繼嗣有持異之隙矣又重忤傳太

后指師古曰重由是傳氏在位者與朱博為表裏共毀諸

光後數月遂策免光曰丞相者朕之股肱所與共承宗廟

統理海內師古曰共輔朕之不逮以治天下也朕既不明

灾異重仍師古曰仍類也日月無光山崩河決五星失行

是童朕之不德而股肱之不良也師古曰君前為御史大夫輔翼先帝出入八年卒無忠言嘉謀今相朕出入三年

憂國之風復無聞焉陰陽錯謬歲比不登師古曰天下空

虛百姓飢饉父子分散流離道路以十萬數而百官羣職

曠廢師古曰曠空也姦軌放縱盜賊並起或攻宮寺殺長吏數以

問君君無怵惕憂懼之意對無能為師古曰言盜是以羣

卿大夫咸惰執莫以為意咎由君焉君秉社稷之重總百

僚之任上無以匡朕之闕下不能綏安百姓書不云乎毋

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師古曰虞書咎繇謩之辭也位非其人

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師古曰虞書咎繇謩之辭也位非其人

可以天官於庫師古曰於讀曰呼君其上丞相博山侯印綬

罷歸師古曰漢舊儀云丞相自它過使者光退閭里杜門

自守師古曰杜塞也而朱博代為丞相數月坐承傳太后指妄奏

事自殺平當代為丞相數月薨王嘉復為丞相數諫爭忤

指旬歲間閱三相師古曰閱歷也議者皆以為不及光上由是

思之會元壽元年正月朔日有蝕之後十餘日傳太后崩

是月徵光詣公車問日蝕事光對曰臣聞日者衆陽之宗

人君之表至尊之象君德衰微陰道盛彊侵蔽陽明則日

蝕應之書曰羞用五事建用皇極師古曰周書洪範之言

如貌言視聽思失師古曰如若也大中之道不立則咎徵荐臻六

山子云：匿，春官保章氏注作匿，釋文。匿亦名朐，二女六反，疏引尚書五行傳云。

極屢降，皇之不極，是為大中不立。其傳曰：時則有日月亂

行，謂朐則慝。孟康曰：朐，行疾也。朐，音土。其則薄蝕是也。又

曰六沴之作。師古曰：沴，惡氣也。音庚。歲之朝曰三朝。師古曰：朝，日之朝。

三朝，其應至重。廼正月辛丑朔，日有蝕之變，見三朝之會。

上天聰明，苟無其事，變不虛生。書曰：惟先假王正厥事。師古曰：假，王也。

曰：商書高宗彤日之辭也。假，至也。言先代至道之王必正其事。言異變之來，起事有不正

也。臣聞師曰：天右與王者。師古曰：右，讀曰佑。助也。故災異數見，以譴

告之，欲其改更。若不畏懼，有以塞除而輕忽，簡誣則凶罰

加焉。其至可必。師古曰：言輕忽天戒，簡誣則凶罰必至。詩曰：敬之敬之，天

惟顯思，命不易哉。師古曰：周頌敬之，篇頌明也。思，辭也。言天甚明，察宜敬之以承受天命，甚難。

又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師古曰：周頌我將之詩，言必敬天之威，於是乃得安，皆謂

不懼者凶。懼之則吉也。陛下聖德聰明，兢兢業業。師古曰：兢兢，戒也。

也。業，業危也。承順天戒，敬畏變異，勤心虛已，延見羣臣，思求其

故，然後敕躬自約，總正萬事，放遠讒說之黨，援納斷斷之

介。師古曰：後引也。斷，斷專一之貌。介，謂介之人。援，音爰。退去貪殘之徒，進用賢良

之吏，平刑罰，薄賦歛，恩澤加於百姓，誠為政之大本。應變

之至務也。天下幸甚。書曰：天既付命，正厥德。師古曰：商書高宗彤日之

命，言既受天正其德。言正德以順天也。又曰：天棗謀辭。師古曰：周書大誥之

辭，棗，輔也。謀，誠也。謀，辭至誠之辭也。非音匪。謀音上林反。言有誠道，天輔之也。明承順

天道在於崇德博施，加精致誠，孳孳而已。師古曰：孳，音茲。

俗之祈禳小數終無益於應天塞異銷禍興福師古曰禱

除禍較然甚明無可疑惑師古曰較明書奏上說師古曰

悅賜光束帛拜為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給事中位次丞

相詔光舉可尚書令者封上光謝曰臣以朽材前比歷位

典大職卒無尺寸之效師古曰卒終也幸免罪誅全保首領今復

拔擢備內朝臣與聞政事師古曰與臣光智謀淺短犬馬

齒載師古曰載老也讀與耄同今誠恐一旦顛仆無以報

稱師古曰竊見國家故事尚書以久次轉遷非有蹕絕之

能不相踰越師古曰踰高遠也音竹角反尚書僕射敞公正勤職通敏

於事可尚書令謹封上敞以舉故為東平太守敞姓成公

為丞之為作復汲

東海人也光為大天月餘丞相嘉下獄死師古曰御史大

夫賈延光復為御史大夫二月為丞相復故國博山侯

上延知光前免非其罪以過近臣毀短光者復免傳嘉曰

前為侍中毀譖仁賢誣愬大臣令俊艾者久失其位師古曰艾

讀曰嘉傾覆巧偽挾姦以罔上崇黨以蔽朝傷善以肆意

師古曰肆極也詩云乎讒人罔極交亂四國師古曰小雅青蠅

傳其免嘉為庶人歸故郡明年定三公官光更為大司徒

會哀帝崩太皇太后以新都侯王莽為大司馬徵立中山

王是為平帝帝年幼太后稱制委政於莽初哀帝罷黜王

氏故太后與莽怨丁傳董賢之黨莽以光為舊相名儒天

下所信太后敬之備禮事光所欲搏擊輒為草以太后拍

風光令上之師古曰謂文書之稟草也風讀曰颯次下亦同匡皆莫不誅傷師古

出二書乞骸骨莽白太后帝幼少宜置師傅徙光為帝太

傅位四輔給事中領宿衛供養行內師古曰行內行在所之內中猶言禁中也

署門戶省服御食物師古曰師古曰明年徙為太師而莽為太傅

光常稱疾不敢與莽並有詔朝朔望領城門兵莽又風羣

臣奏莽功德稱宰衡位在諸侯王上百官統焉光愈恐固

稱疾辭位太后詔曰太師光聖人之後先師之子德行純

淑道術通明居四輔職輔道于帝師古曰道今年耆有疾

每級作母可

俊艾之臣惟國之重其猶不可以闕焉師古曰艾書曰無

遺耄老師古曰周書召誥之辭也國之將興尊師而重傅其

令太師各朝十日一賜餐賜太師靈壽杖孟康曰扶老杖也服虔曰靈壽

省中坐置几太師入省中用杖賜餐十七物師古曰食具

然後歸老于第官屬按職如故師古曰言十日一朝受

養而其屬官依師古曰言十日一朝受常各行職務光凡為御史大夫丞相各再壹為大司徒

太傅太師歷三世居公輔位前後十七年自為尚書止不

教授後為卿時會門下諸生講問疑難舉大義云其弟子

多成就為博士大夫者見師居大位幾得其助力師古曰

具  
莫光終無所為舉至或怨之其公如此光年七十元始五年薨葬白太后使九卿策贈以太師博山侯即綬賜乘輿祕器金錢雜帛少府供張諫大夫持節與謁者二人使護喪事博士護行禮太后亦遣中謁者持節視喪公卿百官會弔送葬載以乘輿輜輶及副各一乘師古曰輜輶車及副各一乘也輜輶鮮見在羽林孤兒諸生合四百人輓送車萬餘兩道路皆舉音以過喪師古曰喪到之處行道之人皆舉音哭過也將作穿復土可中卒五百人起墳如大將軍王鳳制度謚曰簡烈侯初光以丞相封後益封凡食邑萬一千戶病甚上書讓還七十戶及還所賜二弟子放嗣莽篡位後以光兄子永為大司馬

無安字汲  
宋祁曰遷與還小異而大同安字無又疑衍

封侯昆弟子空卿大夫四五人始光父霸以初元元年為關內侯食邑萬戶上書求奉孔子祭祀元帝下詔曰其令師襄成君關內侯霸以所食邑八百戶祀孔子焉故霸還長安子福名數於魯奉夫子祀霸薨子福嗣福薨子房嗣房薨子莽嗣元始元年封周公孔子後為列侯食邑各二千戶莽更封為襄成侯後避王莽更名均馬官字游卿東海盛人也治春秋嚴氏以射策甲科為郎遷楚長史免官後為丞相史司直師丹薦官行能高潔遷廷尉平青州刺史汝南九江太守所在見稱徵為詹事光祿勳右將軍代孔光為大司徒封扶德侯光為太師薨宮



復代光為太師兼司徒官初官哀帝時與丞相御史雜議  
帝祖母傳太后謚及元始中王莽發傳太后陵徙歸定陶  
以民葬之追誅前議者官為莽所厚獨不及內慙懼上書  
謝罪乞骸骨莽以太皇太后詔賜官策曰太師大司徒扶  
德侯上書言前以光祿勳議故定陶共王母謚曰婦人以  
夫爵尊為號謚宜曰孝元傳皇后稱渭陵東園臣知妾不  
得體君卑不得敵尊而希指雷同詭經辟說師古曰詭違  
以惑誤上為臣不忠當伏斧鉞之誅幸蒙洒心自新師古曰洒  
禮反又令得保首領伏自惟念入稱四輔出備三公爵為  
列侯誠無顏復望闕廷無心復居官府無宜復食國邑願

上太師大司徒扶德侯印綬避賢者路下君章有司皆以  
為四輔之職為國維綱三公之任鼎足承君不有鮮明固  
守無以居位如君言至誠可聽惟君之惡在洒心前不敢  
文過朕甚多之師古曰多不奪君之爵邑以著自古皆有  
死之義孟康曰以官上書不文過為信不奪其爵邑師古曰論語載孔子言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故  
引其上太師大司徒印綬使者以侯就第王莽篡位以官  
為太子師卒官本姓馬氏官仕學稱馬氏云  
贊曰自孝武興學公孫弘以儒相其後蔡義韋賢玄成匡  
衡張禹翟方進孔光平當馬宮及當子晏咸以儒宗居宰  
相位服儒衣冠孟康曰方領傳先王語其醜藉可也師古



